



## 十年一見的「鵲鴨」公鳥（上）

● 呂昇陽\*

鴨子和貓咪一樣，都是一種很可愛的小動物，還記得 2013 年的秋天，高雄港只是弄來個「黃色小鴨」的造型藝術，便在一個月裡吸引了近四百萬人前來朝聖，這是一段可以尋回童心的療癒之旅。



每年的秋天，台灣的濱海濕地總可看到成千上萬隻從北國飛來度冬的鴨子。不管是小水鴨、琵嘴鴨、赤頸鴨、尖尾鴨、鳳頭潛鴨……，我們對於這些鴨子的關注模式，通常只能是兼愛，只能是汎愛眾而無法對某一特定的個體投以持續的關愛和研究，因為在每一個品類中，幾乎每一隻看起來都一模一樣，只要經過一次的群飛，也就無

\* 呂昇陽，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法知道剛才對焦的是哪一隻了。

不過台灣偶爾會零星飛來一些非常少見的鴨子，有的甚至是好幾年才會在台灣被觀察到一次，假若牠在外型上又夠討喜，那就更容易引起鳥友的熱情而對其三千寵愛在一身了。2022年11月25日，宜蘭礁溪出現了一隻號稱十年一見的「鵲鴨」公鳥，這消息幾天後在鳥界散開了，我本來也不以為意，並沒有興起想要去尋訪牠的念頭，畢竟宜蘭距離台南太遠了，充其量只不過是隻小小的鴨子。

可是當我不經意的在臉書社群看到牠的照片後，我的心瞬間被融化了，怎麼會有這麼萌的鴨子，牠那會在陽光中變幻出綠色金屬光澤的黑色大頭，突兀的、對稱的在接近嘴基的臉頰上點染了一片大塊的白色圓斑。這是上帝的惡作劇嗎？還是哪個淘氣的小畫家把牠捉來繫放時的促狹之筆？這種滑稽可笑的感覺，一如多年前第一次看到「五色鳥」那不可思議的大花臉。

對我而言，稀有的迷鳥不見得會引起我千里探詢的衝動，可是這隻鵲鴨公鳥卻讓我念念不忘，每當想起牠的模樣，總是不禁莞爾，甚至發噱。所以我開始有了奔赴礁溪看牠本尊一眼的念頭。



12月6日，聽說鵲鴨仍在礁溪，而翌日我終於有空可以長征。雖然即時的氣象資訊揭示了北、宜陰雨，但為了見證牠曾經蒞臨台灣，小小的冬雨又有何妨，況且在經過11月上旬兩度在蕭颯的風雨中前往新北·貢寮·田寮洋尋訪「灰澤鵞」公鳥的歷練



後，我已經領悟到，當東北季風開始吹拂之後，北宜的雨可以隨便就是十天半個月，如果執意要等到放晴了再前往，鳥兒可能早已遠颺，所以我已經準備好了可以淡然地在北宜的秋風冬雨中靜觀天地與飛羽之美。

千里追尋的動力往往不是來自理性的分析，而是來自感性的衝動。其實我在開車北上之時並不清楚而今鵲鴨確切的棲息地，只知道一星期前牠曾在礁溪的某處廢養魚塭出沒過，而今興之所至的開車前往，結果卻撲了個空。鴨去人散不在舊時地，只見冬雨紛紛，幸好我有個鳥訊通達的小友-阿政，經由他給的即時鳥訊我才知道鵲鴨今天飛到礁溪的「釣鰲池」<sup>1</sup>一帶，這個去年我曾匆匆遠眺七隻「花鳧」嬉戲的神池。

當我依訊來到鵲鴨的鳥點時，只見大約有兩三百隻鴨子如黑豆一般的撒在遼遠的水中央，一時竟不知從何找起。還好遇到幾位已在此觀察多時的前輩熱心指點，於是我朝鴨群外圍更遠處的方向望去，據說那隻獨自在疏蘆前隨波晃漾的小傢伙便是鵲鴨。嘿，透過長鏡頭我終於看到本尊了，遙想 1863 年斯文豪(Robert Swinhoe)第一次在台灣記錄到鵲鴨時<sup>2</sup>是不是也同我一樣感到興奮呢!



<sup>1</sup> 生態人士所謂的確溪「釣鰲池」並不只是一個池塘，它是一片廣袤的水域，大致是今天礁溪玉龍路二段、興農路(宜 4)與砂港路(大排水線)三線所圍出的一大片濕地。它源自二龍河的洪氾區，今日則有金車水產養殖、小型魚塭與不再養殖的遼闊大池(這些大池像極了台南的淺坪魚塭，但大池的水較深，可逾尺)。每年秋冬前來的候鳥則以這些在岸邊、堤埂上長有蘆葦、茅草的大池為主要棲息地。此區之所以名為「釣鰲池」，可能與這附近有一座「釣鰲橋」有關。

<sup>2</sup> 鵲鴨在台灣的首次記錄來自斯文豪。「Swinhoe R. 1863. Ibis 1863:434.」資料來源:劉小如等著:《台灣鳥類誌》第二版(中)，(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2 年)，頁 186。